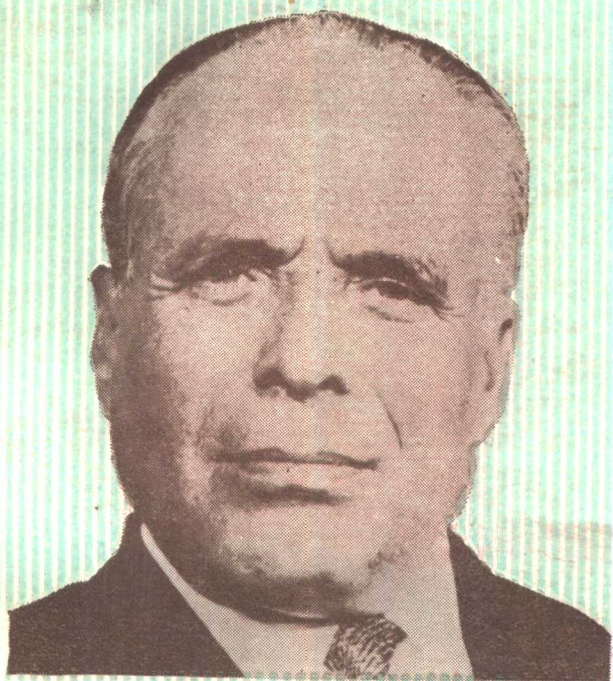




布尔吉巴回忆录

布尔吉巴回忆录

〔突尼斯〕 哈比卜·本·阿里·布尔吉巴 著

张文建 译 安国章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根据 1978 年《狩猎》周刊译出

封面设计：张良国

布尔吉巴回忆录

[突尼斯] 哈比卜·本·阿里·布尔吉巴 著

张文建 译 安国章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北京怀柔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6 字数：122,000

1983 年 10 月第一版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00 册

书号：3003·1678 定价：0.66 元

译者的话

《布尔吉巴回忆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回忆录。作者是突尼斯现任总统布尔吉巴，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投身于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布尔吉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一直担任国家元首，至今仍执政的政治家。因此，书中内容跨越的年代长，涉猎的问题广，远远超出突尼斯国界，这无疑增加了此书的阅读价值。

本书是按时间顺序，以布尔吉巴本人经历为主线展开的。作者用了不少文字记述自己走过的人生坎坷道路以及其家族艰辛的生活，这对人们了解突尼斯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不无裨益。作者还用了大量笔墨真实地记录了突尼斯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及近百年来突尼斯历史变迁，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突尼斯现代史的画卷。因而，本书对了解和研究突尼斯乃至中东地区都不失为一部较有价值的历史著作。

该回忆录是根据作者闲茶漫谈的录音不加修饰而发表的，语言朴实无华，反映出作者为人处世的品格。

为了使中译本更加精练，翻译时对原著作了一些删节，并作了一些注释。

目 录

第 一 章	牛棚生活	(1)
第 二 章	先父的忠告	(6)
第 三 章	对我的诽谤	(19)
第 四 章	粗野无情的四哥	(28)
第 五 章	改学哲学	(36)
第 六 章	反法斗争	(40)
第 七 章	赫塔比避难埃及	(48)
第 八 章	我的妻子——一位法国寡妇	(57)
第 九 章	占领当局害怕新闻事业	(66)
第 十 章	同旧宪政党人斗争	(77)
第 十 一 章	流放生活	(86)
第 十 二 章	我的哥哥也与党脱离关系	(93)
第 十 三 章	同法国人激烈对垒的开始	(105)
第 十 四 章	我被抛弃了	(116)
第 十 五 章	监狱中的四年	(129)
第 十 六 章	希特勒下令释放我	(137)
第 十 七 章	避居利比亚海滨	(144)
第 十 八 章	侨居埃及的生活	(153)
第 十 九 章	困难的斗争	(159)
第 二 十 章	第三次战斗	(166)

第二十一章	废黜王室.....	(171)
第二十二章	投入新的斗争.....	(175)
第二十三章	争取新的胜利.....	(177)

第一章

牛棚生活

要想了解突尼斯民族主义运动的真相，就必须对发动和指导这场运动并使国家获得独立的领导人——布尔吉巴有所认识。

布尔吉巴自幼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而形成了他的性格特点，并在思想上树立了一种坚定的决心，即他将亲自解放自己的祖国，否则，将杀身成仁。

当我下这个决心时，脑海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考虑是我将活不成，仅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当时我遇到的各种使人气馁的冷嘲热讽远远超过了我所得到的支持。他们说，哈比卜阁下妄想把法国这个庞然大物赶出突尼斯，想要动摇这个大帝国的根基。

这样，就有必要了解形成他性格的各种原因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此，这也许会涉足到他的成长过程和孩提时代的生活处境及学习环境。因为这一切对于贯穿在他一生的民族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这里，我想从当报纸编辑进入文章的正题。正是通过这一工作，使我同突尼斯民众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并能在突尼斯的殖民主义当局镇压面前坚定不移。

本世纪到来后的第三年我出生了。

一种流传的说法认为，我生于1903年8月3日。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对这个日子有着争论。我有一位已故的亲戚叫沙兹利·佐廷，我们俩的年龄相差九个月。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我的生日正是1903年8月3日这一天。

我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自幼就领略了穷苦一词的确切含义。在兄姊中我排行第八。因为在我之前，母亲还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一个叫尤尼斯的哥哥在人间只活了三个月就夭折了。

大约是在1880年，即法国在突尼斯实行保护制的前一年，我双亲结了婚。

我出世后，哥哥和姐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在我之前的是二姐，她比我大七岁。当时人们认为，她是我母亲的最后一胎。可是七年之后，母亲又突然怀上了我。对此，母亲感到震惊，因这完全出乎她的所料。母亲当时虽然还不到四十岁，但因孩子多，她已过早的变得苍老了。在当时，姑娘们通常是早婚。

我出生在莫纳斯提尔一间简陋的房舍，而兄姊们却都出生在我家的祖宅。祖宅，我们把它称作伯父的家。本来，我父亲同伯父家是同住一个祖宅的。祖宅坐落在我们现在经常去的那座宅院的前面。祖宅过去是一座牛棚，里边有一间朝外开的西房，这是祖父哈吉·穆罕默德·布尔吉巴在世时特地给他的黑奴萨阿德巴巴住的。当然，我没有见过他，哥哥、姐姐们是认识他的。

1859年，穆罕默德贝伊^①下令废除奴隶制。祖父为了防止这个黑奴被家里人赶走，便开了一张房契，让他住在这

间牛棚里，以度晚年。

我父亲曾在家乡当过农民书记官。当时他住在黑奴曾住的那间祖宅里，哥哥和姐姐就在这里出生。在我出世前不久，父亲从本市格拉耶区的房主陶维吉先生那里租了一间房子，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最近我还回去看了一下。我出世以后，我们全家在这间房子里又住了整整一年。后来父亲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把原来那间当过牛棚的老屋扩建成三间，并没有厨房、厕所和洗澡间，另外还有一眼水井和一个贮放食品什物的前廊过道。这座新住宅是我姑父艾哈迈德·希加设计承建的。他是一名建筑师。姑母是一个威严的女人，自尊心很强，甚至在她出嫁后都没有改随她丈夫家的姓，仍保持娘家的姓氏。

我出世的时候，家境很不好。全家人靠父亲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鉴于他年轻时曾被当时的艾哈迈德·扎鲁克将军^②强迫征募，在陆军中服过役，因而他可以领取一笔为数不多的退伍金。

他的退伍证现仍完好无损，上面清楚地写着退伍金每年45法郎，分期领取，每三个月领一次。父亲最后一次领退伍金的日期是1925年5月30日。根据退伍证上记载的日期，父亲是1926年9月去世的。

除了这笔退伍金之外，父亲在艾什科尔村还有21棵橄

① 贝伊是亚非某些国家使用的称谓。在奥斯曼帝国中原系贵族或旁系王子的尊称，次于汗或帕夏，置于名后。后用指任何执政者。1705—1957年用为突尼斯统治者的称号。

② 艾哈迈德·扎鲁克，土耳其人后裔，系贝伊王朝禁卫军（马木鲁克）统领。

榄树。我将这笔遗产继承下来以后，就把它交给了当地政府，成了官产。后来，这些树被砍掉了，在那里盖起了一所中级师范学校。这以后不久，父亲又在哈尔卜村买下了111棵橄榄树，我继承了其中的六分之一，其余的当时归我几个哥哥所有。在我被迫到阿拉伯东方去谋生的时候，我不得不把哥哥们分得的那笔遗产也变卖掉了，以供我妻子抚养孩子及其继续读书之用。当然，我同时还变卖了一些衣服和别的什物。

除此之外，我家还有第三项收入，那就是父亲当农民书记官的薪俸。这个职位是凭贝伊政府的命令而确定下来的。我现在还保存着三张委任状，上面有贝伊萨迪克的签字，第一张委任状称父亲是少尉，后一张称他为中尉。

第一张委任状于1897年发出。命令是这样写的：

“兹委任我的子民尊敬的阿里·本·哈吉·穆罕默德·布尔吉巴少尉担任莫纳斯提尔农民书记官，负责监察其农业问题。”

第二张委任状上写道：

“今委任我的子民阿里·本·哈吉·穆罕默德·布尔吉巴中尉为的黎波里中心区的长老。”当时的这一任命是居民们强烈要求的结果。中心区长老一职，是众所竞争的一个肥缺。因为这一官职可以通过贿赂手段为其上司聚敛巨款，尔后与之分享。可是，父亲是个廉洁的人，行为堪称楷模，因此，他干了四年之后不得不提出辞职。

我手中保存有贝伊萨迪克签发的第三张委任状，状文写道：

“今通告，免去我的子民阿里·本·哈吉·穆罕默德·

布尔吉巴先生的现任官职，委任他为我常胜军二级军曹长。”此委任状上写明的发出日期是伊斯兰教历1283年10月9日。根据这一任命，父亲当上了军曹长。

这就是我的家庭和我父亲的情况。家中的经济来源除了父亲的收入之外，还有在贝伊政府里当翻译的我二哥希伊·穆罕默德和在苏格阿尔比阿监察院当翻译的三哥寄来的一份钱。但是他俩每月寄来的汇款我们都很晚才收到。

父亲当时患糖尿病，须吃无糖份的食品，不能吃糖果、面包或麦片粥。一位意大利医生叫他吃大米饭，因为大米中含糖份少。但是，有些医生对我讲，大麦的含糖量同大米中含糖量差不多，于是大麦面包也成了父亲的必食品。这样，母亲就只好用自己做的小麦面包去换邻居的大麦面包。父亲经常叫我同他一块用餐。因此，大米饭就成了我的上等食品。

那个时候，我家的成员有父亲、母亲、住在首都的两个哥哥、爱好演戏的大哥穆罕默德以及两个姐姐和我。除此之外还有外婆，她是马札利家族人，名叫赫杜茄。

我记得，父亲常叫我到我们那个居民区内的一些店铺里赊购些物品。我曾到哈穆丹·舒凯里的粮店赊过1磅大米。后来哈穆丹的孙子同我的一个外甥女结了婚。在欧默尔·泰夫的店里赊过一点柴火和西红柿酱。那时，母亲和其他妇女一样不分昼夜地做活。而做饭、烤面包、纺线、洗衣和缝补衣服都是她一个人的事。

由于我最小，父亲非常疼我，使我变得很固执。事不论大、小和巨、细，也不论多么烦琐和复杂，非得要家里人满足我的要求方肯罢休。因而平时我总以“少爷”的口吻对兄

姊们讲话，从而使父亲对我未来的命运惆怅不已。

第二章

先父的忠告

父亲已经年逾花甲，无力照顾我的生活和对我进行教育。于是，他决定叫我去突尼斯城，和哥哥住在一起。

记得我去突尼斯城是在1907年。那个时候，从莫纳斯提尔到首都突尼斯城交通不便。首先要乘乡下牲畜拉的大车到苏萨，然后才能从苏萨搭火车到突尼斯城。

我五岁时便离开了母亲外出读书，这使我对母亲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除了暑假以外，我都没有机会看到她老人家，也不可能和她联系。

当时我哥哥穆罕默德曾雇用一名叫达维娅的女人料理家务，这个女仆常让我替她干一些脏活，还不断虐待我。我清楚记得，有一次，我在公共自来水管龙头喝水时，从我衣服兜里掉了一枚硬币，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回到家里，她对我大发雷霆又打又骂。

当时，我去上学是步行的。这段路可不算短，要先穿过沙瓦什亚市场，然后走过伊塔林商场和西迪·本·阿鲁斯大街。我的衣着破旧，鞋子都破得露出脚指头，显得很寒酸。尽管如此，出于强烈的自尊心，我一直没向哥哥提出资助我

的要求。

我在首都的小学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

父亲经常对我讲起他的过去和我家的贫困生活。我家除了人口多负担重之外，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要追溯到1864年。那一年，在我国北部和西部地区（包括乌拉德梅亚尔、法拉希什、马吉尔和阿里什杜利德等地），爆发了伊本·格扎罕革命。

父亲说，这场革命的爆发是由于贝伊萨迪克加重征税引起的。按照该项规定，征税额要由原来的36里亚尔增加到72里亚尔，一下子增加了一倍。

后来，曾出版了一本关于1864年突尼斯这场革命的很有价值的书。书中谈到了事件的全部细节，同时还附有谢尔·安德列·朱利叶写的一篇前言。

言归正题。父亲给我解释过我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艾哈迈德·扎鲁克将军对我家的迫害，他剥夺了我家的生活来源。

当时莫纳斯提尔人和梅萨肯、小格拉阿的居民一样，不仅不支持扎鲁克，反而参加了反对他的这场革命，并把扎鲁克的军队拒之城门之外，他们反对马木鲁克军人^①以及贝伊的亲信。

届时，在突尼斯的马木鲁克军人当中有一个叫萨利姆的将军，他是蒙吉·萨利姆的祖父。此人企图乘坐“巴吉”号火轮进入莫纳斯提尔，但市民们不让他进城，他只好到郊外

^① 马木鲁克，阿拉伯文音译，意为奴隶，后指非黑人奴隶。奥斯曼帝国时代常训练马木鲁克作为苏丹卫队，许多马木鲁克由于参加军事、行政活动而转变为统治者。

西迪·马兹里的陵墓前，念诵《古兰经》中“法蒂哈”章。然后，悻悻离去，匆匆返回。

扎鲁克所关心的是趁机敲詐民財，即使造成流血和害命他也在所不惜。

领导这场革命的是几个普通人，如梅萨肯市的德哈马尼·布吉以及巴加勒塔市的乌尔德·马什塔等人。扎鲁克军队的实力不强，但是他把骑兵放于陆军阵列之首，颇起了一些作用。这支骑兵队由夏纳菲达和吉拉赫的赛义德族的阿鲁什人所组成，他们曾因执行收税任务有成效而被豁免了纳税的义务。

据说，赛义德人所以反对贝伊王，是因为贝伊王先前没收了他们所拥有的夏纳菲达的“亨希尔”田^①，并把它赐给了赫尔丁将军^②，作为他去伊斯坦布尔的酬劳。赫尔丁去那里，是为了向土耳其皇帝转达贝伊王的愿望，希望加强同奥斯曼帝国的联系。因为，那时候的突尼斯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又鉴于当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屯兵之后，对突尼斯构成了强大压力。

反对艾哈迈德·扎鲁克革命的大本营当时设在梅萨肯。小格拉阿是革命者的一座重要堡垒。而大格拉阿则是亲贝伊王的。

值得一提的是，进攻小格拉阿的扎鲁克军队是从大格拉阿出发的。在过苏萨时，他们到处杀人、放火，不经审判就将逃跑时落入马木鲁克军人手中的德希马尼·布吉和乌尔

① “亨希尔”田，是突尼斯地方部落的一种可耕的公产田。

② 赫尔丁是贝伊王朝“改革派”陆军大臣。《马格里布通史》中将此人译成克赖迪纳。

德·马什塔等人处死了。

那时候，阿里什·马萨利斯同米弗塔·阿蒂亚·马克宁一样，都亲贝伊政府。后来，阿里什·马萨利斯根据扎鲁克将军的决定，当上了莫纳斯提尔市的哈里法^①，而米弗塔·阿蒂亚·马克宁早已接替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革命者的奥马尔·迈布鲁克的职务，当了哈里法。

莫纳斯提尔的几位名流，象穆罕默德·金迪·巴什·默芙蒂先生，曾去苏萨，向扎鲁克请愿，而扎鲁克却把他们赶了出去。

扎鲁克将军的部队向莫纳斯提尔进军，曾抵达城西门不远的曼德拉地区。当时那个地方是农民把从马萨蒂里亚的“亨希尔”田里收来的小麦进行碾打和簸扬归仓的场地。每个莫纳斯提尔人被许可耕种一块力所能及的这种土地。

父亲曾对我讲过，那时他只不过十四五岁，亲眼看到扎鲁克把我祖父哈吉·穆罕默德·布尔吉巴和几个头面人物捉住，手脚都上了镣铐。祖父被捕时刚刚四十岁，留下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父亲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

祖父被关押了好长时间。父亲只好把家里所有的金银手饰以及橄榄树的税收钱凑在一起，用一件斗篷将这份“遗产”送交给扎鲁克，以求得对祖父的宽恕。父亲不知道扎鲁克在哪里，于是他在路上逢人便问，人们告诉他，扎鲁克住在一顶升有旗子的帐篷里。

不久，祖父他们全部被释放了。但是大约过了一星期或十天，我的祖父，由于受到这次突然发生的事件的打击而与

^① 哈里法是伊斯兰社会的政教之首。当时贝伊王朝统治下的突尼斯根据奥斯曼帝国传统，每一个省市的政教之首皆称哈里法。

世长辞了。他是一位很随和而又慷慨的知名老人。

扎鲁克曾问及我祖父为什么名气那样大，有人告诉他，说我祖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隔一段时候，大约是一星期左右，就在家中熬一大锅麦片粥，施舍给那些穷苦的、无依无靠的人。凡是来的人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大勺麦片粥。

扎鲁克不仅没收了我祖父的家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自由，伤害了他的尊严，还故意把父亲抓去当兵。当时，我父亲才十五岁。从1864年到1881年，父亲在军队里整整度过了十七个春秋。当法国对突尼斯实行保护制统治时，父亲才复员回家。

父亲在世时，曾不断地谆谆嘱咐我努力求学，为的是我今后不去扛“驮鞍”。当时我曾问他：“什么是驮鞍？”他回答说：“就是驴背上那个东西。”并补充说：“我过去在军队打仗期间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我一直是用肩膀扛着的。”于是，我回答父亲说：“我一定刻苦读书，以避免自己去干这种繁重的活计。”

很自然，所有这一切对我的性格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所遭受的最痛苦的打击是1911年在突尼斯土地上所发生的事件。

这一年的一天，我同往常一样，在上学时，习惯地从马纳拉门塔楼方向来到卡斯巴区^①。忽然看见一队兹瓦夫兵^②正在那里喧嚷不休。这些兵头戴一种别致的军帽，以区别于其他兵种，这种帽子类似伊斯兰教徒的缠头巾，中央有一条长线，边上同许多短线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圆球形的穗

① 卡斯巴，即突尼斯城的都会行政区。

② 兹瓦夫兵，即突尼斯贝伊政府的保安军。

子，搭拉到脖子上。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事情的缘由，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那场引起广泛骚乱的兹拉吉事件^①。该事件的真相是保护制当局企图将兹拉吉墓地登记注册，以使突尼斯人的这处宗教公产变为市政府的地产，人们行动起来反对这一计划。自从这年10月，意大利人在的黎波里登陆以来，¹⁹⁾人们就义愤填膺。如今，当法国保护制当局打算把这处公墓地划归市政府管理时，人民心中愤怒的热血沸腾了，并找到了发泄他们对意大利人愤懑情绪的良机。

根据市政府财产登记法规定，当时的市长穆罕默德·达拉吉，他是我岳母的一位亲戚，是一个当事人，他宣布：他要亲临登记现场兹拉吉墓地，目睹工程师们划定临时地界的工作。谁要反对这样做，就证明他本人“身处其中”。

人们蜂拥前来，现场乱哄哄的，结果导致了一场游行示威的发生。愤怒的群众在西迪巴希尔大街和阿勒尤门一带，抓住意大利人，将他们痛打一顿，有的还被打死了。为此，法国人的法庭对许多突尼斯人进行了审判，并判了重刑，其中一部分人被处以死刑。我们还从国家档案馆里找到了一张一个被处死者的照片，此人名叫吉尔贾尔。当时，法国总统拒绝赦免他。今天，他的这张照片仍保存在我手中。

兹拉吉事件持续了一年多，1911年全年和1912年的头几个月。

法国人的法庭对肇事者宣布了判决书，后经行刑局批准，再上报法国总统审视，看是否有可能赦免这些受审者，但这

^① 兹拉吉墓地，位于突尼斯市南区，本是伊斯兰教徒的公产。1911年11月，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反对法国保护制当局的政治骚乱。